11

V
B330.2
S72

16-7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六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瑶同校

宋度宗皇帝紀　附元紀

帝諱禥太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子理宗姪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理宗崩即位十年壽三十五崩塋會稽永紹陵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吝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於亡

乙丑咸淳元年元世祖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元併六部爲四以吏禮爲一部兵刑爲一部以蒙古人

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來爲定制
○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
樞密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
魏國公帝之爲太子也似道有功焉及即位似道每朝帝
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總護山陵
既葬理宗即援故事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
陀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
筵拜太師而與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
節度使乃麾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
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徹關壞屋無倒節之

理以示不屈由是人皆駭異（永穆陵在會稽縣下陀市名在枝江縣鎮東軍紹興府也）
○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
簽書樞密院事○作顯謨閣（藏理宗御集也）○元以安童爲中書
右丞相宋子貞爲中書平章政事○元以劉秉忠爲太保
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自藩邸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豫
焉元主嘗命其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
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元主善之命下之日
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然秉忠猶
未有官稱咸以書記呼之至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言乞
崇以顯秩元主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秉忠光祿大夫太

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旣入拜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矣○元使黑的如日本至高麗而還黑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王植言其道險不可辱奉使命其起居舍人潘章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黑的遂不復往

○元命許衡議中書省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素聞衡名心慕之及見于行館旣還嘆服累日訪以政事○帝臨大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丙寅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爲賈似道宣撫司參謀官俛仰容默故最歲久然性本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辭祿歷半歲而不得允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許浩曰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又言萬里俛仰容默故爲參幕最久則不知萬里也夫言之與默猶氷之與炭有氷則無炭有炭則無氷也若俛仰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倏爲氷忽爲炭矣有是理歟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旣以峭直敢言以狀其實而又妄意其任位之日之久而又謂之俛仰

容默也豈知其辭之悖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
爲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夏四月姚希得王爚罷○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
爲使張易爲同知國用使司事張惠爲制國用副使○元
以其子南木合爲北平王○元立漕運司○詔舉廉吏○
墜泗水侯從祀○以季可爲察院使賈似道當國亦忌臺
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
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泗水縣名孔伋初封泗水侯
○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爲史大澤
真定經歷籌畫調度裨益實多世祖在藩邸聞之召見德
輝以聖賢道德之奥脩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
于前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胄子由是學官內外
煥然一新遂與元好問答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
而受之及即位以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爲十路最
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以王爚參知政事
包恢簽書樞密院事○元賜日本國王書書云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
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況我祖宗受天
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不可勝數朕即位之
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埸反其
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
君臣亦已知之朕之君臣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
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
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
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

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日本國名故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也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

○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元兵因互市築城置壘江心起萬人臺立撤星橋以遏宋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丁卯三年元世祖至元四年春正月祀天地于圜丘○立妃全氏爲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祭祀遂納爲太子妃○帝詣大學謁孔子行舍音釋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遼金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三曰爲

君難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爲目以
脩德任賢愛民三者爲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徽世祖
嘉納之○二月以賈似道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
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
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受太師一月三
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領使迎養其
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
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
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
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之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
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
獻至不可勝計趙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玉
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
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
昌軍以其疏論似道姦故也○三月以陳元鳳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
樞密院事○夏四月元賽與赤侵合州知州張珏敗之○
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六月程元鳳罷○王爚致仕○
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太師嗣榮王與芮爲
福王主榮王祀事○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

不許時賈似道專政夢弔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想求遺澤夢弔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弔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弔夢弔乃已○以晉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以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爲京西安撫副使知襄陽府○元阿朮劉整經畧襄陽遂城白河口整言于世祖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築爲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然之遂命經畧先是阿朮過襄陽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謂其下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宋惠元入之用整也遣使以燕郡王告身金印牙符致之整得之即赴上都待罪世祖命磔使者而移書讓宋執政○元世祖以其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宋師及元阿朮戰于牛心山敗績（白河口在襄陽東北虎頭山在襄陽城南磔知格反裂也）

戊辰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春正月晉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

已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秋九月元阿术劉整圍襄陽○以常挺參知政事尋罷○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十一月行義役法○以余安裕爲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盛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入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官可以考校舍法去取入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宏詞科名貫穿古今搜羅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博閎中擴外出口成章其詞如此而後謂之宏也）

許浩曰予觀疊山因抑安裕而發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意夫學問之至未至猶物之有輕重重者不可以爲輕輕者不可以爲重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加損矣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爲其所易者則蔑焉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爲其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言之是非稱

是誠有如疊山之所云也學道而不得其時者其可患乎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而所言幾於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何也蓋時有隆汚道無隆汚也道無隆汚而吾之言幾於道則固將有隆時吾尊而吾信矣如有隆時而吾尊吾信則亦奚必求爲繫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也耶

○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己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知楊州庭芝招徠士民大脩學校賑卹貧窮由是境内乂安○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挹於賈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福州卒

○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絶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峴山在襄陽城南萬山在城西百丈山在城南三十里楚山在城西南）

○元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是時阿合馬寵眷異常專總財賦聞立憲臺言于世祖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如此胡能辨事廉希憲曰今立臺察内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

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
邢阿合馬語塞○二月元人城鹿門○元行新製蒙古字
更號僧八思馬爲帝師○三月元阿术自白河師師圍樊
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于赤灘圍
敗之○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
知樞密院事○元築南新城○夏五月馬光祖罷○秋七
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术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援
夏貴復敗而走阿术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
襄陽○八月元詔諭淮蜀官吏軍民人等使降詔曰朕纂
承丕基同仁一視罔間南北兩淮四川大江以南生靈皆
吾赤子即位之始未遑他務首遣國信使副講信脩睦以
通和好本朝投戈卷甲使兩地百姓息肩咸遵安生樂業
之願豈意彼國妄生邊釁是驅若國生靈置之鋒鏑而不
卹也恐汝無辜枉被殘擾今詔諭彼界官吏軍民人等及
我國人或因小故逋亡或勢不獲已因而陷没者當明知
朕不欲用兵之本意爾等當轉禍爲福其審圖之○元始
定官制○冬十二月魏國公呂文德卒以許元人置榷場
於樊城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
其壻范文虎總帥禁兵馬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賣薪城中趙制置葵視道傍遺屢長尺餘遣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留吏宿偕見葵葵留帳前寢擢用累官少保兩鎮朝廷深倚之

云庚午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行成天曆○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荅之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卒○元初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爲平章政事○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朱禩孫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世祖嘗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是也又有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至是爲怨家所訴世祖遂罷左丞相耶律鑄及希憲希憲旣罷世祖問群臣希憲歸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燕樂耳世祖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合馬愧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憲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之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元以許衡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蠹國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重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

馬反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此者阿合馬由是怨衡○秋八月詔賈似道一日一朝似道自去年稱疾求去以要君帝至涕泣留之亦不從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呼之曰師相而不名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愽徒縱愽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令陳振譚玉趙與袂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鈎桶不獻罷去人有物求不得輒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陵宮亦不從駕門客朝士稱頌功德至尊之曰周公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于帝者○九月元以張文謙爲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立國子學以教胄子世祖皆從之（籍田註見前先農即神農黃帝也先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也）○冬十一月陳宗禮致仕○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

守之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是襄樊之道益絕矣○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規取猶言圖謀以取之也）○元伐金齒驃國降之（金齒驃國古哀牢國也今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屬雲南省）

辛未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詔舉廉律貪○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棠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夏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元遂大會師圍襄陽城中援絕軍民大困

宋新劉氏曰宋之不競爲日既久至此時賈似道拘留元使郝經使之得以啓釁且復狥其私意賞罰無章邊鄙將帥含怒解體於是劉整叛於蜀獻謀以攻襄陽者累歲呂文煥勢窮援絕亦反面事元爲之嚮導而彼似道者智不足以謀勇不足以抗其疲民財竭於饋餉力盡於征戍何所爲哉但聞其以燕郡王誥印致之於整欲以離間之而整恐元之遂疑己也則致死效命以傾覆我之意愈決用文煥之姪師孟於夏官本兵之地師

變於江州用兵之衝其壻范文虎於殿廬握兵之職欲以縻文煥通和議而此主滑雜者反見縻於文煥爲之內應宋惡得而不亡也哉夫有國于東南者恃長江之險故不可使蜀爲敵人有敵人有蜀則舟師可以自蜀浮江而下王濬取吳由是也亦不可使襄陽爲敵人有敵人有襄陽則舟師可以自漢浮江而下蕭衍取齊由此也整叛而蜀非宋有矣文煥降而襄陽非宋有矣江漢舟檝沿流東下孰能禦哉而況於長江萬里苟無人焉無處不可渡不必自蜀不必自襄陽後乎此者自淮西輕舟絕流而渡不惟取東南遂以取天下我太祖是也自淮東輕舟絕流而渡不惟取東南遂以取天下我太宗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不其然乎

○元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元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實默言于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淳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至是命衡爲之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

入謗怨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學士曹中涵養三四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焞等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學習筭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于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處難以强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

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爲衛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衛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唐顏真卿善草書謚魯公

○元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郛○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嗣秀王與澤卒○十一月元建國號曰大元

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雁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師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

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
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乎稱義
而名固匪爲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
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
壬申 八年 元世祖至元九年 春正月詔舉廉律貪○元改中都爲
大都○三月趙順孫罷○夏五月京湖使統制張順張貴帥師
救襄陽及元人戰于江中張順死之貴入襄陽而還復戰
于勾林灘敗死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大元兵
日益至呂文煥竭力以拒之幸滅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
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
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
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爇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
鄧之路亦絕至是詔京湖制置移司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
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
素爲諸將所推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
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
人感奮及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各船置火槍火炮
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赴矶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
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

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綆攢筏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絶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

撻者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徙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阿术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至勾林灘漸近龍尾州遥望見軍船旗幟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及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人令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呂文煥以貴祔葬張順塚側立雙廟祀之○六月安

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以章鑑同
簽書樞密院事〔善泅〕者人浮水上也〔新州〕即京山縣屬安陸州〔郢州〕即安陸州也〔絅〕大索也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有事于明堂遂朝享
于景靈宮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爲尼
似道乃還時祀明堂似道爲明堂大禮使至日奏中嚴外
辨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妃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
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遥子故事而奏匕曰平章得無不
可顯祖退以白似道曰驟雨不終朝少俟雨止辰巳間登
輅庶不駭異顯祖即回奏平章不肯上遂冒雨乘逍遥子
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畢似道奏臣充大禮

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遂出嘉會門上三降御
筆勉留乃還遂罷顯祖而出胡貴妃爲尼上爲之泣下天子
所乘法車五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也玉輅以祀故升之
史臣曰嗚呼賈似道所以敢要其君而度宗所以不敢
拂其意者豈不以外敵方疆國家一日不可無之乎噫
度宗固愚矣然猶出於衆人之所蔽似道則真天下之
至愚者也盍亦反已自思乎北狄之勢力如此吾有何
術可以制之乎吾之人孰可恃乎吾既無術以制之而
吾之人又無可恃者一旦疆虜復來則吾之手足盡露
矣何以善其後乎如此則國必亡國既亡矣吾身安能

獨存乎愚故曰似道者真天下之至愚者也桂顯祖妄奏誠有罪而似道震主之威可畏哉

○冬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遂力求去及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彊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求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

○十二月召葉夢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

○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先是賈似道稱疾乞致仕天祥以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詔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例唐陸贄傳師旅方殷注殷衆也漢陳萬年傳可謂不畏於彊圉矣注圉邊陲也孔棘注見前

史臣曰嗚呼處士橫議必在國家末造之秋當隆盛時無此事也方漢盛時無有所謂浮議也而鉤黨之興乃在桓靈之世宋時亦然然漢之黨也以義宋之黨也以利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少顧忌往往以此得美名躋顯位不辜觸忌諱遭遷謫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益大以著士夫習見其然其中不逞者遂借此以為取名之階進

身之徑其流弊之極遂至學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至於景定淳祐之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不合衆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為不根之言或有所行還則必借秦為論動以焚坑惡聲加諸君相一時權相如丁大全極力與之為敵方大猷者與力其間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既去而大猷題名之石亦被磨去以快宿憾自是之後恣横益甚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之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也上書贊美挽留之無所不至嗚呼三學諸生平日所以扣閽上書經臺投卷者無非仁義之言聖賢之道至是其心迹盡露矣嗚呼士大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毋蹈宋人之失哉或曰學校之士遇國家有事上下蒙蔽之時亦可以默默曰漢之王咸唐之何蕃宋之陳東當言而言專為乎國而不為乎私是固君子之所與也

○日本遣使如元始報聘

癸酉 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春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

制范天順牛富死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

○二月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撤屋為薪緝銀關為衣以與元拒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陰諷臺諫上疏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其客曰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來吾以捷聞必不遣矣文煥即繆以捷聞然不知朝中實無遣達也樊城既陷阿术益併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且

加遷擢文煥遂降而陳攻郢之策且請已為前鋒阿朮入
襄陽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
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也文煥至燕拜參知政事然襄陽
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二月詔淮東城清口以備元人
○置機速房于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
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
焉○元冊弘吉剌氏為皇后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京
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四月以汪立信為京
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溍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
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
宜中論曰知安慶府范文虎怯儒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
○竄俞大忠于循州汪立信論其失襄樊也○秋七月元
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時國子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
去阿合馬等又屢短毀漢法世祖召衡至上都議事衡面
請還鄉里許之陛辭而還至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
僮僕事耕墾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
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
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
僧吾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
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

盖化之也○八月知合州張珏復馬駿山○元以姚樞知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月以李廷芝為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楊州○十一月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元主以其子忙哥剌為安西王以商挺為其相○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卒二萬五千人

甲戌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永新有氣如虹橫貫一邑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時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大學博士陳著帥大學諸生上書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及葬百官奉喪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及還朝聞著上疏大怒必欲遠竄帝不可乃改臨安通判（襄成也葬曰襄事）

○元以阿术為中書平章政事帥師經略兩淮先是阿里海牙言于元主曰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未必可平至是阿术入朝言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情日益削弱宜早定之元主不許阿术又曰失今不取宋臣恐後日不易為也元主喜召史天澤議之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用重臣如安童伯顏都督諸將則海內混同可

計日而待元主曰善遂使經略兩淮○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遼陽時嗣國王條輦行省鎮遼霫多言其不便者元主以遼霫乃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命希憲至北京大正名分扶植貧弱諸王國壻莫不憚之○烏蘇蠻降于元○秋七月帝崩于福寧殿

呂氏中曰度宗即位荒于酒色萬機大政委於大臣惟拱手而已享年不永無足稱者似道固位不早親巡邊境不發救兵不明功賞將士心離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爲安既以陷失是知國勢已去當是之時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郡縣之兵望風而潰大軍南渡如蹈無人之境宋祚三百餘年可深惜哉

皇子嘉國公㬎即位皇太后臨朝稱制詔封兄建國公昰爲吉王弟永國公昺爲信王○詔太師平章軍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尊皇后曰皇太后○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終年五十九計聞元主嗟悼不已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二十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無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

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預聞也（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山下兩湖若左右目故名）

四明陳氏曰秉忠通曉音律精筭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為弼佐稱首其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郡邑皆秉忠發之又能推引賢士大夫焉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天澤有疾而還九月伯顏會師于襄陽師凡二十萬先是元主召天澤伯顏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元召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唆都自棗陽趨淮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綴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

史臣曰嗚呼呂文煥劉整千載名教之罪人也文煥守襄歷年無救不得已而為一郡之生靈救命整為權姦所害不得已而為避禍之計揆之正理固已失臣節矣然猶有可諉者忍恥偷生苟度殘年而耳與草木同腐幸矣何忍而又為異類之嚮道以戕我同類伐其父祖之邦獨不思所以為我仇者權奸也吾君有何罪乎縱使有罪臣子亦無讐君父之理況吾家國阽危主幼而

母老乎二人者梟獍豺狼之類誠狐兎之不若也書之
于冊遺臭萬年
○冬十月元伯顏侵郢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兵遂入
漢取沙洋及新城守將邉居誼死之伯顏至栗水萬戶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宋兵數萬次于郢州築新郢夾江為城以禦元帥兵精食足張世傑復率衆力戰元兵莫能近遂潛入漢取沙洋進逼新城都統居誼堅壁不降文煥至城下招之居誼射煥中其左臂率所部三千死戰皆沒居誼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元人矣
史臣曰元史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也
○元取渠復州○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王爚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元阿术遂自青山磯濟江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令諸將皆趨漢口以渡阿术曰漢口水急且有守禦不若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洑口入江夏甚便伯顏從之時宋游擊策應大使夏貴以精兵守上流其勢甚固伯顏乃趨漢陽圍之陽言取漢口渡江夏貴果以精兵五百援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襲沙洑口奪之遂從沙洑口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夏貴帥漢鄂戰艦凡三十餘里橫截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入招諭宋

將皆不從越四月伯顏乃攻陽邏堡夏貴力守阿术言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以拒我若以鐵騎三千泛舟遡流西上以擣其虛則渡江必矣薄暮果大雪阿术帥衆遡江而上行二十里泊于青山磯宋師不之知也黎明開霽阿术遥見南岸多露即率衆徑渡宋都統程鵬飛拒于江阿术横身蹀血力戰中流矢鵬飛重創走還鄂州阿术遂登南岸乘勢追殺至鄂南門漢口在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北即漢水與湞水合流入江之處青山磯在武昌府城北陽邏堡在黄州府城西沙洑口在黄州府黄岡縣西北江夏縣屬武昌府

○元伯顏復侵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堡遂濟江會阿术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邏堡江鄂之蔽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禩孫聞鄂被攻帥師援之聞陽邏堡之敗乃自奔還

○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規取荆湖○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爲開府臨安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統諸軍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于臨安以黄萬石等衆贊軍事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知江陵

府○呂師夔提舉興國宮乞募兵江州詔知州錢真孫同募之○程鵬飛以元人狗黄州知州陳奕以城降之○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而還○元主以子那大罕為北平王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于北鄙○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于真定先是天澤以病還元主遣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卒年七十四謚忠武天澤真定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勇力善騎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職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碎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凂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子八人格樟棣杜杞梓楷彬皆顯官韋奥京兆人貫之之子也唐宣宗時尹京北豪右歛迹○元初建東宮